

宋亡后仕元之儒學教授

周祖謨

# 宋亡後仕元之儒學教授

周祖謨

## 目錄

- 一、宋亡後元之搜訪遺逸
- 二、元之儒官及出仕之山長學正
- 三、出仕之儒學教授
- 四、出仕之原因
- 五、出仕後之自悔
- 六、諸公出仕之評論

### 一 宋亡後元之搜訪遺逸

宋自南渡後，中原非無恢復之望，願以君主柔懦，政綱弛墜，故無由振奮。其忠嚮之臣，雖屢謀匡復，然奸佞用事，亦不能各展其才，爲國效命。徒見其垂亡而不得救，是可嘆也。

於時士大夫不幸生逢其世、日處於憂患之中，進無以拯危紓難，退不得遠逝以自疏，勞心忉忉，惟有克己復禮，躬行實踐，養廉恥，厚士習，爲務。故自渡江以來，學官月講，必以春秋，以此爲復讐之書，不敢廢也。推其意，蓋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焉爾。（見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七春秋法度編序）及至教道深結於人心，然後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儒者之大用，端在乎是矣。

然自度宗以後，國步愈艱。內無賢相，外無良將。及元人南侵，首失襄樊，於是鄂饒二州，相繼淪沒。且長江一水，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及其擣虛直衝而下，則惟有土崩瓦解，破敗無存耳。故至德祐乙亥冬，乃議納土，齎降表，奉使燕京矣。於時百姓流迸，士族殲盡，其間士大夫從容就義，臨難死節者，尤多。自古國亡，喪滅之慘痛，未有如是者也。

元人既平江南，乃籍宋太廟禮樂器及祕書省國子監國史院太常寺之圖書祭器樂器等物，同時並詔訪逸才。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二月詔曰：「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卜筮，通曉天文曆數，并山林隱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聞。」（元史卷九世祖紀）十八年詔亦如之。（見元史卷八十一選舉志）是時江南儒臣多有出仕新朝者，如留夢炎、王虎臣、謝昌元之徒，均爲尙書是也（見延祐四明志及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三師友淵源錄）。至元二十一年阿魯渾薩理復勸世祖以儒術治天下，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納其言，置集賢館以待之。（元史卷一百三十本傳）二十三年復令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程文海與行臺官至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元史卷十四世祖紀），當時被召之人乃多。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鉅夫（文海）傳云：

至元二十四年奉詔求賢於江南，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當臨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薦趙孟頫余恁

萬一類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

至元二十七年程世京所撰程雪樓（鉅夫）年譜亦云：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詔公齋漢字詔書樂顯求賢江南，四月詔遣葉李趙孟邁赴闕，公遂遍歷諸郡，廣求賢俊。二十四年奉率所薦趙孟頫張伯淳等二十餘人赴闕復命。

案鉅夫奉詔搜求賢才，中書通事舍人帖木兒不花偕行，（見趙孟頫松雪齋集卷八故處士王公墓志銘）被徵而起之士，似皆欲以行道自許，實則不肯肥遯自甘，而畏死偷生者也。元史卷一百七十三葉李傳云：

李，杭州人，少有奇質，從學於太學博士義烏施商學，補京學生。宋亡，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憲兩司爭辟之，署蘇杭常等郡教授，俱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聞。世祖大悅，即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議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尙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李至京師，授資善大夫尙書左丞。

夫李爲使者甘言所動，乃即翻然北面，利祿害人之深，於此可見。至云仕而得行其言，是其夙心者，則文飾之詞耳，何可信哉。袁桷有云：「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諛之流也」。（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送鄧善之應聘序）殆即爲李而發歟？考當時與李偕來者，除程鉅夫傳所云，尙有吳澄，（見元史一百七十一澄傳）朝廷皆擢以不次之位。李爲尙書左丞；趙孟頫爲兵部郎中，入直集賢；澄擢應奉翰林文字；張伯淳則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並見元史本傳）；曾冲子授福建提刑僉事（見清包發懋修南豐縣志卷十九）。二十五年再下詔求賢，

胡長孺應薦至京師，待詔集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見元史一百九十本傳）二十八年詔復求隱晦之士，俾有司具以名聞（元史卷八十一選舉志），蓋如是不憚其煩也。

至成宗大德二年，鄧文原復由杭州路儒學正調崇德州教授，被徵入京師，（見剡源文集卷十四送鄧善之序）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袁桷亦於大德初因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並見元史一百七十二本傳）大德九年既再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見選舉志），至仁宗延祐元年復勅各省平章爲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見元史卷二十五仁宗紀二）直至是年八月復科舉，下詔求賢之事乃希。

蓋自至元十三年迄仁宗延祐元年，三十八年之間，無日不搜訪遺獻，雖若求賢以光治道，實則網羅士流，收拾人心，以塞亂源耳。甚且小人之得志者，欲陷他人於不義，更舉其所知以告有司；有司亦方藉此以邀功，則尤可哀矣。宋史卷四百二十五謝枋得傳云；

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二十五年福建省參政管如德將冒如江南，求人才，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非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福建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邇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願以我輩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

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

是知異族之搜訪遺逸，固別有用心，而夫己氏復以此阿寵取容，獨何心哉。若留夢炎者，世祖已薄其爲人，（見元史趙孟頫傳）其爲虎作棖者，尤可鄙矣。

## 二 元之儒官及出仕之山長學正

元人雖累年搜訪逸才，宋之士大夫潔身自好不爲名利所動者至多。或杜門謝客，或竄伏草莽，以保西山之節。甚且毀儒服，裂冠冕，逃歸釋老，以避其鋒，如劉辰翁郭以南（見剡源文集卷十四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者是也。至於起而應徵者，蓋皆傾慕榮華，苟合于進者流。剡源文集卷十四送子儀上人北遊序云：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岩岷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不能無所誘焉。」

又同卷送鄧善之序云：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時計泉近臣，乘輿而致詞，瀛洲仙官，揚鑪而先說。友朋星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弊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章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

如是可知當時扳名附勢者亦大有人在，不僅程雪樓所薦諸人而已。王奕玉斗山人集卷二拜祖庭歸途有感云：

少小從師讀魯書，幾回掩卷想風零，得遊鄒魯聖賢地，誰創華夷道德塗？地勢雖然有離合，脚跟卻莫放

！不知江右明經士，曾識春秋兩字無？

又趙文青山集卷七相撲兒云：

一兒攀肩猿上枝，一兒接臂倒立之。立者忽作踞地伏，攀者引頭立其足。飛跳倏忽何輕翻，憐爾骨節柔如絲。少年屈折支體軟，紅錦纏頭酒論梳。此兒巧捷未足稱，江南何限無骨人！

蓋皆有威而發。則當時應新朝之聘，不遠數千里走京師以取朱紫者，莫非倖進之徒也，宜乎爲衆人所譏訕。然亦有起家爲書院山長，縣學教諭、州路儒學教授，儒學學正，及行省儒學提舉者。是又在爲公卿外而掌學務者也。

考州縣之立學校官，起源甚早，而宋之州郡立學，則始於仁宗慶曆四年。通攷卷六十三學校條云：

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官內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舉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

是州縣有學，自宋仁宗始，教授命於朝廷，自神宗始也。

至宋南渡以後，北方府學則多廢墮。及元世祖中統二年九月始詔立諸路提舉學校官。後王鶚復請於各路選委博學老儒一人提舉本路學校，因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見元史卷一六〇王鶚傳）至元二十八年又命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縣學內則設有教授學正山長教諭之職。元史選舉志云：

凡儒師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

書院置之。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散府上中州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縣設教諭一員，書院設山長一員。中原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教諭並受禮部付身。各省所屬州縣，學正山長學錄教諭並受行省及宣慰司割付。……教授之上，各省設提舉二員。正提舉從五品，副提舉從七品，提舉凡學校之事。

又卷九十一百官志云：

儒學提舉司，秩從五品，各處行省所署之地皆置一司，統諸路府州縣學校祭祀教養錢糧之事，及考校呈進著述文字。

儒學教授，秩九品，諸路各設一員，及學正一員，學錄一員。其散府上中州亦設教授一員，下州設學正一員。元代學官之制度蓋如此矣。而宋之遺民出仕爲學官者，就史傳考之不下十數人。

其爲山長而著名者，得三人焉，曰黃澤，曰曹涇，曰胡炳文。

黃澤，字楚望，資州人。元史儒學傳云：「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施教。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一二六〇—一三四六）

曹涇，字清甫，休寧人。宋元學案卷八十九云：「涇，八歲能通誦五經。咸淳戊辰丙科，授昌化主簿。博學知名，馬端臨嘗師事之。入元爲紫陽書院山長，卒年八十有二。」（亦見清吳坤修安徽通志卷二百十九）

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宋元學案卷八十九云：「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翁得書易之傳。先生篤志



家學，又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調蘭溪學正，不赴。至大間其族子浣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所居面山，世號雲峯先生」。(亦見元史儒林傳，略有異同，今從學案。)

其爲學正者得一人焉，曰劉應龜。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山南先生行述云：「應龜，字元益，世爲婺之義烏人，少恢疎，常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間遊太學，馬丞相(廷鸞)高其材，將女焉，先生不可迺已，由是名稱藉甚。於時同舍生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爲博士弟子員。值德祐失國，迺返耕，築室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彊起以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尙書，銓曹認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正杭學。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事跡亦見元詩選癸之甲)

案山長與學正皆非朝廷命官，雖爲有司所推舉，然任之者均以訓迪後學爲務，不足病也。相傳鄞王應麟入元亦曾爲山長，明儒頗有諷議之者；而全謝山鮑琦亭集外編卷二十九宋王尙書畫像記云：「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所出，然卽令會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況山長乎？」由是觀之，仕山長與學正，雖爲盛名之累，然其職若今之縣立小學校長，亦無庸深譏矣。

### 三 出仕之儒學教授

至於遺民之爲教授而著名者，則有十人焉，曰戴表元、牟應龍、趙文、劉壘、仇遠、馬端臨、歐陽龍生、熊朋

來、傅定保、張觀光。

戴表元，見元史儒學傳，生於宋理宗淳祐四年，卒於元武宗正大三年。（一二四四——一三一〇）傳云：「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聞宋季文章敝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者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於世。」（此本於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戴先生墓誌銘）

其所撰自序稱：「生于淳祐甲辰，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體氣益衰，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此於平生事跡敘述甚詳。

趙文，字儀可，一字惟恭，號青山，廬陵人。生於宋理宗嘉熙三年，卒於元仁宗延祐二年（一二三九——一三一五），年七十七。儀可於宋景定咸淳間嘗冒宋姓三貢於鄉，後始復本姓，入太學，爲諸生，宋亡入閩，依文天祥，元兵破汀州，與天祥相失，遁歸故里。後爲東湖書院山長，選授南雄郡文學，而年亦老矣，卒年七十七。有青山集八卷。（事跡詳程雪樓集卷二十二趙儀可墓誌銘，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二十九趙青山先生墓表。）

劉壘，字起潛，號水村，南豐人，生於宋理宗嘉熙四年，卒於元仁宗延祐六年（一二四〇——一三一九），年

八十。起潛少孤，事母竭至孝性，宋咸淳六年舉於鄉（見清包發鸞修南豐縣志卷十八）。吳澄草廬吳文正集卷三十六故延平路儒學教授南豐劉君墓表云：「起潛之在宋已卓犖不羣，年三十七而宋亡。郡庠缺官，當路交薦，年五十五始署旴郡學正。年七十受朝命爲延平郡教授。官滿既代，諸生不容其去，復留授業者三年乃歸。歸四年，延祐已未也，年八十矣。後八月七日端坐而逝」。其平生所著書百三十五卷，今存者有水雲村彙十五卷，隱居通議三十卷。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元史儒學傳云：「朋來，宋咸淳甲戌（十年）登進士第四人，授從仕郎，寶慶府簽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爲兩郡教授。卒年七十八。有家集三十卷」。案史未言其卒年，考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三十六前進士豫章熊先生墓表稱「治癸亥五月卒，癸亥爲至治三年，則其生當爲宋理宗淳祐六年也。（一二四六——一二三三）

•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元史儒林傳云：「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父嚳爲大理少卿。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沿海制置司辟爲屬，以疾辭不仕而宋亡矣。故相留夢炎事世祖爲吏部尙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泰定元年卒，年七十八」。（一二四七——一二三四）

仇遠，字仁近，一曰仁父，錢塘人。生於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一二四七年），咸淳中以詩名，與白珽並稱，人謂之曰仇白。宋亡落魄江湖間，至大德九年乙巳部使者強以學識起爲溧陽州學教授，居數年，罷歸，時年已六十

餘。（四庫全書金淵集提要稱遠於至元中嘗爲溧陽教授，旋罷歸，與集中各詩記載年月者不合，蓋承方志之誤。）晚以杭州知事致仕。自號近村，亦號山村。有金淵集六卷，山村遺集一卷。其卒年不詳。（新元史遠附吾邱衍傳，事跡甚略。此參照金淵集及清乾隆杭州府志。）

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宋元學案卷八十九云：「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時休寧曹涇精詣朱子學，先生從之遊，師承有自。以蔭補承事郎。宋亡不仕，著文獻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補杜佑通典之闕，二十餘年而成。仁宗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鏤板，以廣其傳，仍令先生親齋所著稿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尙書與先生之父在宋爲同相，召致先生欲用之，以親老辭。及父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終于家。」

歐陽龍生，字成叔，瀏陽人。宋元學案卷八十八云：「成叔，忠叟子，從體陵田氏受春秋三傳，試國學，以春秋中第二。至元丙子侍其父還瀏陽，左丞崔斌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瀏有文靖書院祠龜山楊時，淪廢已久。部使者至，謀復其舊，授先生爲山長。秩滿，改本州教授，遷道州路教授，卒年五十有七。」

傅定保，字季謨，號古直，晉江人。元詩選癸之甲云：「宋咸淳中禮部奏賦第四。時相沮抑新進，未令赴廷試。大德初提舉吳濤薦授漳州路學正，改二山書院山長。至治中以平江路儒學教授致仕。」

張觀光，字直夫，號屏巖。吳師道吳禮部集卷十四張屏岩文集序云：「東陽屏岩先生，當宋季年以詩義爲瀨士第一。入太學，纔二十有六歲，英華之氣發於文辭，同時輩流，固望而敬之矣。未幾國亡，隨其君北遷，道途之凄涼，羈旅之鬱悵，因時憚己，悲歌長吟，又有不能自己者焉。方中朝例授諸生官，獨以親老丐歸，遂得娶學教授。」

改調時，年甫強仕，即陳情辭祿以遂志養。杜門深居，沈潛經籍，益造精微。云云。四庫全書屏巖小彙提要云：「元張觀光撰。集中有甲子歲旦詩，詩中有歲換上元新甲子句，以歷家三元之次推之，上元甲子當屬泰定。觀其除夕即事詩中稱明朝年八十，則得壽頗長」。據是則觀光之卒，當在元泰定元年之後也。

考當時遺民之出仕爲教授者尙不止此，今就其名較著及事蹟可考者述如上。

至於爲儒學提舉而著名者，則有四人焉。曰王義山，曰白珽，曰鄭陶孫，曰艾性夫。

王義山，宋元史均無傳，四庫全書總目稼村類彙提要云：「義山，字元高，豐城人，宋景定中進士，知新喻縣，歷永州戶曹。入元官提舉江西學事」。案義山稼村類彙三十卷，其卷二十九自撰墓誌銘云：「生於宋嘉定甲戌（七年）八月之戊午，自淳祐己酉（九年）至景定辛酉（二年）與弟義端以賦四上春官」。卷七重修舊居記云：「德祐乙亥（元年）半刺永嘉，臺評謂某爲杭山（章鑑）客，以議遷併劾；亡何，江闔有參議之檄，章貢未上。至元丙子（十三年）夏始歸先廬居焉。不二年鄉邦士友白之省，省以贊幣聘于先廬，俾職教路學，至是又挈家寓於冷舍。明年掌一道學事，遂退而老於東湖之上」。提要云「歷永州戶曹」，永州當爲永嘉之誤。其文集自序作于彌困大淵獻（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正月元日，其卒當在此以後矣。

白珽，字廷玉，錢塘人，生於宋理宗淳祐八年，卒於元文宗天曆元年（一二四八——一三二八）。年十三受經太學，以詩名於一時。宋濂元故滿淵先生白公墓銘云：「元丞相伯顏平江南，聞先生賢，檄爲安豐丞，辭不赴，乃客授藏書之家，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尙友千載之義。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

，文益富，而家益貧。會李文簡公行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未幾攝行教授事，尋轉常州路儒學教授（大德四年）。俄再遷教授慶元，未上，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階將仕佐郎。秩滿，謝事養海陵，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以天歷元年九月卒，年八十一。案廷玉有滿淵集一卷。

鄭陶孫，字景潛，處州人。滌孫弟也。元史儒學傳云：「滌孫，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溫州樂清縣，累歷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有以滌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弟陶孫，亦登進士第。徵至闕，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陞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有文集若干卷」。

艾性夫，不見史傳。四庫全書剩語二卷，元艾性夫撰。提要云：「考江西通志稱撫州三艾：叔可字無可，憲可字元德，性字天謂，皆工於詩。……吳澄支言集有高夔妻艾氏墓誌，稱爲咸淳貢生性夫之女，習見其家儒教，屢以勗其夫云云。……疑江西通志本作性夫字天謂，傳刻脫一夫字也。考集中有謝枋得輓詩一首，則性夫元初尙存。又曹安謫言長語稱，於成化五年之元江署學，一家多藏書，內一詩集乃江浙道提舉艾性夫作，貫酸齋作序云云。宋無江浙道提舉，蓋其晚年已仕元矣」。今案剩語卷下留城寄曠翁詩云：「吾年七十入城府，君更老吾仍出山。早歲相期作深隱，至今頭白未能閒」。此亦爲晚年仕元之證。

凡是所舉，皆生於有宋，負科第之名，曾食宋祿者也。至如生當宋季，國變後起而仕元者，皆不預焉。（如龔璠，程榮秀，是也。）若夫白髮於宋本爲太學生，而亦入錄者，正以見危復之清高耳。

#### 四 出仕之原因

夫人之好尚不一，有如飲食嗜欲之不齊。高官厚祿可以榮妻子眩僮僕者，固衆人之所好；然亦有朱幡在前，掉臂而去，無枉求無詭謁以榮其身者；是未可強同也。惟當易代之際，主愛臣辱之時，則出處取予授受之間，不可不慎焉。

溯自靖康之變，河北淪於左衽，時凶焰方熾，勇鬪嗜殺，敵兵所向，士無噍類。觀李致堯葬枯骨碑所述汾州一役，生民死亡之慘，可爲痛泣。然八十餘年之後，復有貞祐之禍。元兵踐蹂中原，創痛更甚於前。大河南北，人民殺戮殆盡，百不一存。卽以貞祐元年保州城陷，居民老幼同遭殄殲一事觀之，其殘暴可知（見劉因靜修文集卷四武強尉孫君墓誌銘及孝子田君墓表）。其後六十年，元兵南侵，更深入腹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其間死於鋒鏑之下者，更不可以數目計矣。

士大夫生當其時，耳之所聞，目之所視，莫不怵惕驚心，方理首飲泣之不暇，豈復有榮華軒冕之思？故自南渡以後河北遺民不得高翔遠引者，乃相率避居山野。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終不肯嬰世故，慕榮利，以虧其節。於時全真大道太一三教，如風靡水流，聚徒訓衆，義不仕金，其高風亮節，可謂婉於塵埃之外，嚼然不滓者矣（見陳援庵師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暨乎元人滅金，統馭中原，履其土，薦其毛，猶有不仕之臣焉。（如蕭剡劉因即其人也）況當祥興之後，神州陸沈，宋之遺民豈可靦顏事仇以求榮祿乎？是以文天瑞謝疊山至死不屈，大節凜然，足爲萬世師表。雖嶽嶽磊磊可爲涕泣，然天地得不壓不墜，人類得不盡死滅，尙賴有此。故宋季三朝

政要云：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死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主憂臣辱，義在必死。夫食君之祿，死君之難，不以生死易其節，此誠烈丈夫也！

然而竊疑若戴表元諸人者，平居於春秋大義講之審矣，何爲應此教授一職？且元史選舉志云：「府州教授准從八品，再歷路教授准正八品」，則教授之秩俸年得三四十兩銀而已，（見元史卷九十六食貨志）其數既微，將何所取？今推其故，殆有數因：

一曰年老家貧，無以爲活：夫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憫者也。然人老而窮，則又往往氣昏志阻，不得不役於衣食。若戴表元者，儒貧而老，則舍授徒賣文，無以爲活。故其自序云：「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是其出仕於元者，乃年老家貧有以致之耳。若送陳養晦赴松陽校官詩云：

書生不用世，什九隱儒官，抱璞豈不佳，居貧良獨難，（文集卷二十七）

是自道之語也。其送杜子問（裕）赴學官序云：

邑中故家雖衣冠強盛，如李楊黃者，亦皆連播離析，子問不得已攜其耿耿者去而之西。會尊官貴客適知其名，左館右毅。既而爲之薦進於當途，假之文學掾之階而強之仕，於是子問老矣。曰：「我無愿於仕也，而不能無愿於祿」。俛首束衽忘數千里江楚之勞而赴焉。（文集卷十三）

則知家貧年老，偃蹇無所依，而不得不食一命之祿者非一人也。仇遠金淵集卷一予久客思歸以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爲韻言志云：



未仕每願仕，既仕復思歸，了知歸來是，宜悟求仕非。干祿本爲貧，原非慕輕肥。已昧好爲戒，復貽素餐譏。時艱士失業，十家九寒飢。豈無禹稷思，力薄願乃違。

亦明言其出仕之故。又陸文圭牆東類稿卷六送張菊存（仲實）序云：

吾友張子仲實與吾交十餘年矣，歲在甲申，余適錢璫，君年少甚新，有詩名，風致清遠，器宇高朗，翩翩佳公子也，於是始傾蓋定交。余時隨計上省，君敦諫甚苦，余感其言，拂袖徑歸，杜門不復出。復數年客自杭來者，謂仲實經明行修，諸生迎入學，師事之，省臺貴人籍籍道仲實名字。余私念君人品甚高，志不輕就，殆家貧親老，將爲祿仕計耳。又數年余再適錢塘，一見相與道舊，感慨久之。

是又因親老而違其初衷者。雖則如是，其所得者亦微矣。仇遠學舍自吟云：「金淵文學掾，旅食經歲年，石田薄有收，儘足裨俸錢。絲毫了無袖，教養愧前賢。」（金淵集卷一）又送楊剛中赴淮安教授云「西蜀楊君子，才爲博士優，儒官清似水，學舍小于舟。吳地仍多潦，淮田薄有收，雖非溫飽計，足解友朋憂。」（卷三）則廣文官冷之狀可知矣。

二曰免除徭役：徭役之事，何代無之，而元於常賦之外，取之於民者過重。其差科之名有四：曰絲料，曰包銀，曰俸鈔，曰丁稅。太宗時既有絲料丁稅之法，至憲宗而增包銀，世祖復增俸鈔，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所徵之數，雖多寡有時而殊，然至世祖至元十七年以後，全科戶當出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俸鈔一兩，丁稅粟三石。至於地稅，則上田畝三升，其量至輕，而戶丁科差之重乃如此。（見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及清續文獻通考卷十六）夫民力有幾，而可如是橫征暴斂乎？

雖然，儒士軍站僧道諸戶則一切蠲免焉。元史卷一百七十七陸彥傳云：「伯顏南下後，上章奏免儒役」（附臧夢解傳）迨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平，世祖亦勅諸路儒戶通文學者三千八百九十並免其徭役。其後葉李奏請各道立儒學提舉司，凡儒戶徭役乞一切蠲免（見元史李傳），並可其奏。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又詔免儒戶雜徭，大德十一年五月（時武宗已即位）復勉勵學校，蠲儒戶差役。蓋終元之世，儒戶差役，無不蠲除。然則諸人所以俯首爲文學掾者，此亦一因也。

三曰避種人之歧視：自古異族入居中國者，莫不忌刻漢人，以防叛亂，故元人初入中原，其官佐之制即以國人爲之長，色目人次之，而漢人又次之。及平江南，朝廷雖間用南人，而州路吏屬仍以國人居其首要，甚且賦稅刑法亦南北異制，則種族之歧視，非人之所能堪者。諸人之出仕新朝，亦藏身隱晦之術耳。劉源文集卷十四送謝仲潛序云：

始余以文學掾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辭，每出經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執簡數百人，有謝仲潛常在鼎甲中。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授徒，於是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辯縱橫，輒畏縮如不勝，況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禮貌舊老，爲之喜甚。已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者【秩】滿，以謁來見余。余延坐，問之，蓋仲潛也。曰：「自契關來一日不廢學，然蓋更事諸變故，寒漂暑燠，較前爲諸生時意氣亦不復有。其俛仰升斗之祿，直欲少避喬夫亭長訶辱耳。故邂逅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

嗚呼！忍辱出仕，以避喬夫亭長之訶語，其志亦可悲矣。而所謂喬夫亭長者，殆指種人而言耳。

以意推之，諸公之爲八品儒官，蓋不出此三因也。

## 五 出仕後之自悔

古語云：在山爲遠志，出山爲小草。諸公既俯首包羞以食元祿，終不能無悔恨之詞。方趙孟頫深衣拜聘揚鱣北首之際，意氣尚甚軒昂也，然已爲賢士所嗟惜，故剡源文集書歎稱子昂有「遭逢不自閤，頗爲談者惜」之語（卷二十七）。至其晚年尤多「罪出」之詞。其自警詩云：「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唯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松雪齋集卷五）。又罪出詩亦有「見事苦不早」之語，足見遠志之苦。然而所以見事苦不早者，亦爲名利所誘耳。趙文青山集卷三約心堂記云：

君子讀書爲士，莫不各有一初心。自古聖賢出處，此身可困可辱，而不可以負吾心之約。負約於人，猶曰不信，吾與吾心言矣，能愛富貴而食言乎？雖然，一行作吏，不得以如其約者多矣。異時入幕視案牘，引筆據理可否，銜袖進大吏，不可其意，不得不小回互，意終日鬱然不樂。遇事欲慷慨論列，顧孺人稚子，嚶嚶涕泣止。雖守道君子不以勢權私昵動其心，然而不得以如其約者多矣。蓋雖颯強如退之，所謂不食高翔，亦何嘗盡行其志？仕宦累人，從古則然，而況吾世？

是知仕宦終非士君子所能勝。況屈身異族，事達官富人以覩顏求活乎？觀仇遠金淵集卷五歲窮早睡所云：

驥尾流光不可追，山中小草台知非，臘餘四日春先到，官滿三年客早歸。暗雨隨風茅屋漏，荒城爭米燎盆稀。明朝又赴公筵賀，燈下醒眠懶解衣。

則歲暮風寒，以明朝赴公筵之賀，欲解衣而以皆不可得，其爲累也孰甚？又衰年云：

衰年六十喜平頭，微祿虛名老可羞。自笑一生同蝸蝻，了知萬事等蜉蝣。寡歡元亮須歸去，老病相如已倦遊。  
。只憶西湖春漲綠，柳邊雪外艤蘭舟。

又戴表元丙午二月以府檄出宿了岩詩云：

衰年慕棲息，役役殊未休，天明發東郭，日晏泊西州。豈其千金軀，爲此一淪謀？宿麥青已鬱，穉桑黃亦稠。  
。欣然一會意，所愧非吾丘。悔日諒不遠，誓言良未酬。揮手謝還往，伊曠自伊曠。（文集卷二十七）。

此又皆自艾之辭也。甚且當其懊懣不已之時，深悔其識字，乃欲爲耕漁樵獵而不可得。如刻源文集卷二十七送官歸云：「生世悔識字，祝身如野農」，金淵集卷一言志云：「老尙著儒冠，却悔識知無」，是也。然其最爲沉痛者，莫過王義山之自悔。其稼村類稿卷二十九自撰墓誌銘云：

余生於宋嘉定甲戌八月之戊午，世居隆興府豐城縣長豐鄉之槎溪，今爲龍興路富州。自淳祐己酉至景定辛酉與弟義端以賦四上春官，乙亥春江上報至，丞相杭山先生章公鑑議國事不合，遂去。某以門下客爲監察御史潘希聖所劾。辛巳歲卜居東湖，丙戌夏歸省松楸，蒼先君弊廬。吾老矣，死已晚矣。苟獲體其受而歸全幸矣。  
。獨不幸而讀書，又不幸而竊科第，又不幸而立乎人之朝；向使不讀書，不竊科第，不立乎人之朝，豈不陶然天地間一民？既讀書，既竊科第矣，既立乎人之朝矣，而謂一民之不如，嗚呼！必有不如者矣！

誌題作於丙戌之八月，丙戌爲至元二十三年，時義山由儒學提舉告歸，年已七十有三，追悔平生，其音甚哀。察其所以如是云云者，蓋亦感發於中，有不得已於言者也。劉因靜修文集卷四孝子田君墓表曾云：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

觀此則其理甚明。夫死生之際，固人之所難處者，若諸公之爲教授也，未必可以遂其生；不爲教授也，未必致于死；宜乎赧然于面，戚焉於心矣。然稼村者，嘗師事劉後村克莊，又爲文文山所知，其人固受宋學者；雖仕於元，而非彼苟求富貴者也。

## 六 諸公出仕之評論

昔壘山謝氏有言曰：「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與李養吾書）今諸人既出仕教授，晚節不終，則難免爲後人所非議。故四庫全書總目

趙文青山集提要云：

文與謝翱王炎午同入文天祥幕府，滄桑以後，獨不能深自晦匿，以遲暮餘年重餐元祿，出處之際實不能無愧於諸人。然其文章則時有哀江南賦之餘香，擬以古人，其庚信之流亞乎？

又劉壘水雲村稿提要云：

壘才力雄放，尤長於四六，集中所載諸啓劄，大抵皆在宋世所作，其他古文，則多入元以後所作。灑灑流轉，頗爲有氣。惟其年過七旬，復出食元祿，而晚春郊行詩云：「路少過軍仍鼓吹，地多遺老自衣冠」，丙子閩山詩云：「漢祚縱移諸葛在，唐兵雖敗子儀侯」，皆其未出山時所作，是則可以不存耳。

此皆貶損之辭。而楊公遠野趣有聲畫提要云：

公遠宋亡時年四十九，入元未仕，當從周密之例稱南渡遺民；然入元以後干謁當路頌揚德政之詩不一而足，其未出仕當由梯進無媒，固不能與密之終身隱遁者同日語矣。今繫之元人，從其志也。

案叔明本未仕元，以其攀援當路，乃必繫之於元，且謂「從其志也」，豈不可悲？是知人之出處大節不可不慎也。劉靜修朝川圖記云：「人之大節一虧，百事塗地，凡可以爲百世之甘棠者，而人皆得以芻狗之」。（文集卷二）噫，可懼也已。

雖然，平情論之，諸人膺公府之高選以爲儒官，其去詭稱行道而蒙瑕褻玷者遠甚。蓋其職至卑，僅屏伏閭里，爲村塾學究，日與童孺相處，尙與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與當代貴人相周游者不同。其意蓋在藏鋒斂穎，韜潛謹飭，浮沉小官，以守其身而已。若果有意於富貴也，則戴表元何爲却張可與之薦乎？諸人既沈晦於下，以致化風俗爲

事，且初心亦未盡泯，當亦爲人所矜憫。剡源文集卷十三送羅壽可歸江西序云：

古之所謂士大夫者，少而學成於其身，壯而材聞於其國，及其老而無志於用，則退而以其學師於其鄉，是故有以一人而成千萬人之俗。

觀此則儒者之爲儒官，在化民成俗，以保讀書種子，亦隱然有其職志存焉。且當舉世椒擾之際，蚩蚩之氓行且爲背禮犯義之行，而諸君施教於下，使民德歸厚，不爲惡俗所染，則疹癘之氣化爲祥淑，此皆儒者之大用，有不期然而然者。且自江漢先生趙復傳程朱之學於北方之後，其道大行。此後南北之間凡儒冠儒服者皆互爲師友，以相砥礪，其成效雖至微至隱，而於外族蹂躪之下猶存一脈生生不息之氣者，端賴此耳。

且諸君之爲教也，匪但化民成俗而已，並隱然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之意，蓋知異族之侵擾橫暴，必不可久也，故教後學，勿以當前進取爲功，而以潛藏待時爲用，使深蓄其力以待剝窮必復之機，則於人心亦不無小補。

如青山集卷三蕭同伯倦歸堂記云：

今……出門適莽蒼，豺虎塞路，天下雖大，何行而可？雖欲不杜門寡足自囚空山蓋不可得矣。然則君之倦而歸也，天倦之也。……雖然天不倦也。君見夫日乎？日之西而沒也，以爲無日矣，將且時彼軋軋而東者，猶昨日也。由是而觀之，則自盤古開天以至于今，天未始一息倦也。使天而倦，吾其魚矣。……同伯今日之倦歸，庸知非造物者補汝跡，息汝剝，而將有所用之，未可知也。

又牆東類稿卷六送吳仲魯序云：

天曆間烏江吳仲魯來與僕講易牆東之下，將歸省其親，句一言以爲別。僕請以易爲贈。易曰「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恒」；又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又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是三言者，於己切於義，當於時宜，子其識之！僕年八十，將槁死林下，不及見子功業之成矣。抑未死以前皆臨深履薄之日月也。子何以處我？仲魯不答，太息而去。（案陸文圭，於宋咸淳初以春秋中鄉選，元延祐設科再中鄉舉，晚年以授徒爲生。）

是卽王應麟所謂「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其用意之深長，可知矣。如是而言，諸人之出，蒙養遜恥亦頗違其本念。考其所爲，尙與走馬而赴新朝之聘者有異，則白圭之玷，庶稍湔乎？至於提要所云，正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亦以發後人之警惕焉爾。

抑又論之，儒者之爲道，忠恕而已。合乎忠恕，則合乎仁義。忠恕仁義，皆出自天理人心之所同然，其術不偏不頗，故爲道德之極。若宋儒之學，固時有迂闊之論，然所以正人心化風俗者，莫不三致意焉。夫自南渡以來，國事已危如累卵，其能廣續一百五十年不卽顛覆者，正在儒者迭生其間，以沈潛剛克之氣約束人心，以果敢強毅之行攻發奸佞，有以全濟耳。及乎德祐丙子之後，則有忠臣義士至死不易其節，此尤非一手一足之烈所倖致，而皆先民之心力所陶育而成者。是知儒者之爲道，天下之達道也。讀聖賢書者，豈可不自知蹈厲乎？若夫教授之爲職，雖至微至卑，其事則至難；蓋子弟有一悖理而墮業者，皆教之授之者有所不至也。朱文公漳州教授廳壁記云：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矣。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槩，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謂難矣。



乎？

如是觀之，爲人師者不可不反身而誠矣。今諸君之仕元而爲教授，能凜然以古道自持，知其出仕之非，而能勤其所事之重，則元之立朝不及百年而亡者，又未始非傳宋學者之力也。此固非諸人之所及知，而後之人亦鮮有論及之者，是不可無說。惜乎！史家譏其晚節不終，而適中其短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

### 主要參考書目

宋史

趙文青山集

黃潛金華黃先生集

宋季三朝政要

張觀光屏巖小集

吳澄吳文正集

宋元學案

王奕玉斗山人集

劉將孫養吾齋集

元史

趙孟頫松雪齋集

全謝山鮎埼亭集

文獻通考

仇遠金淵集

延祐四明志

清修續文獻通考

白璫滿淵遺藁

清吳坤修安徽通志

謝枋得疊山集

劉因靜修文集(畿輔叢書本)

清陳文騷修杭州府志

王義山稼村類藁

程鉅夫雪樓集

清包發鸞修南豐縣志

戴表元剡源文集

袁桷清容居士集

元詩選

艾性夫剡語

吳師道吳禮部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陸文圭壻東類藁

940.15